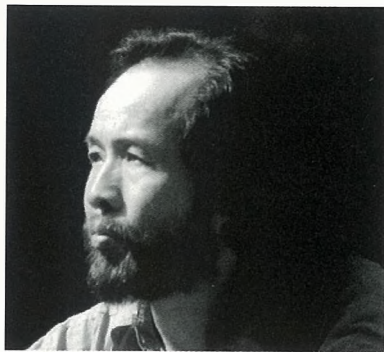


尋找心中的自然

——關於油畫系列《大地》

鐘仁俊



油畫系列《大地》的創作，經歷了整整六年。

其實，若要從最初的萌動算起，應該是九個年頭了。

那是 1986 年的 西北之行。那一行，從古都咸陽到河西走廊、從青海湖到吐魯番……一個多月的行程，我是背負著一大堆創作素材滿載而歸。

但與此同時，却又留下了一個深深的遺憾：

黑馬河傍、青海湖畔，空曠的藍天，寬闊的草原。為了寫生，目光自然而然尋視到地面。漸漸地，我被那豐富的變化誘惑了：陽光下的荒石，閃爍在野草之間；被雨水沖裂了的沙灘，平緩地在湖畔舒展；那些迷人的野花，裝點著豐厚的草原……那時，我是何等想坐下來，畫上十天半月。却因時間有限，加之同去的畫家認為那里“太單調、缺少變化，不好畫”而只得帶著無限的惋惜離去了。

打那以後，心里老是念叨著那片沒能畫成的地面……

回來以後，我以西北沙漠為素材，創作了我的第一個系列作品《寂靜的塔克馬干》。應該說，這個過程使我初步掌握了“系列作品”的一些特點，積累了一些如何把握色彩氣氛的經驗，也嘗到了如何提煉素材的一些甜頭。但這個系列最終不能令我滿意：它不僅很難容納我對人生的複雜體驗，甚至連我對大西北的感受，也僅僅表現了一個小小的側面。“雖然我說不清：大西北有一種什麼東西攝住了我的魂……

我再度陷入尋覓與思索之中。

在這很長一段時期，每當與朋友談起對大西北的印象，我却總是下意識地一句話：“一片紅土、一抹藍天、一條簡單的地平線！”

我漸漸地意識到，西北大地重重撞擊著我心靈的，不僅僅是青海日出的燦爛與輝煌，不僅僅是祁連月夜的靜穆與安祥，不僅僅是鳴沙山枯木的孤悵與淒蒼……也不僅僅是古驛道上那遠古的沉響。那真正震撼著我靈魂的，怎麼樣也丟不開甩不掉的，該是那無盡荒原獨具的博大與單純！

此時，一個簡單的框架結構開始在我腦海里形成。

而最終將它與《大地》系列聯繫起來的，却是蘆葦。

我愛蘆葦。那飄逸的蘆花，是柔弱的，但支撐它的，是強健而挺拔的蘆梗。當我發現無論從祁連山脈到江南水鄉、從中原大地到西伯利亞、甚至在建築工地的廢墟上，它都能愜意地生長時，更被它旺盛的生命力所嘆服！

我更愛漫山遍野的蘆葦。每當漫步在蘆葦叢中，總會有這樣一個憧憬：佇立在荒原心臟，白茫茫的蘆葦鋪天蓋地而來……那是我心中的天堂。

每年 11 月，是蘆花盛開的季節，帶著這樣一種憧憬，我又來到長江珊瑚大壩寫生。最終却萬分失望——儘管那一叢叢白茫茫的蘆花也夠氣派了，但它遠不及我在西北荒原上感受到的那種博大與坦蕩，更不是我理想中的天堂。

此時，腦子里浮現出了那條沉沉的地平線。我想起了那個簡單的框架結構。

終於，我若有所悟，回到家里，徹底擺脫了對寫生的依賴，拿起畫筆，用純主觀的紅色，直接在畫布上去描繪我心目中的蘆葦叢。隨著畫筆的移動，那些雲游在腦海的思緒紛至沓來。那積蓄在胸內的情、那澎湃在心中的血，浪潮般地奔涌而來，直至消失到地平線……

儘管這幅畫不如現在的《紅野》完整（以後我又經過兩次變更與調整，才形成了現在的《紅野》）。但我卻發現：這樣畫出來的風景畫，才更貼近我心中

的自然！

以後，腦子里開始陸陸續續顯現出一些類似的畫面，盡管因為創作的意圖的模糊而遲遲未能動筆，但我卻發現：這個簡單的框架結構，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自然，也可填補了青海湖的那份遺憾……

然而，藝術創作遠非這般的愜意與浪漫。這批作品之所以遲遲未能動筆，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我在醞釀這批作品之時，正值“85 新潮”席卷中國畫壇的年頭。

應該說：西方現代藝術的涌入，無疑使中國當代藝術呈現出空前活躍的局面。但那“觀念就是一切”的浪潮，確使“繪畫究竟要不要基本功”“究竟要不要傳統”乃至“畫家究竟要不要畫畫”這樣一些簡單的問題也變得複雜起來。

而我，與大多數中國畫家一樣，也陷入了種種困惑與思索之中。

1989 年的歐洲之行，對我重新認識自己，以及對自身藝術觀念的認定，乃至對《大地》系列的創作，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我曾經以為自己是一個受西方文化影響很深的人。然而，當我完全置身于那個無論在文化背景與社會形態都全然不同的環境之中，才發現：自己在骨子里是個地地道道的東方人。那無論從生活細節到內心深處所表現出來的與西方文化的沖突，至今令我記憶猶新。

在將中國與西歐及東歐的前蘇聯的人文狀況作了一番比較之後，我發現：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或社會形態環境的人，其心理狀態有著極大的不同。而這種不同，又明顯地甚至是直接影響著人們的藝術觀念與藝術行為。而中國人在對藝術的感悟方面，自有著獨到之處，我們何需要強求改變自己？

我清楚地記得：在剛剛穿過柏林牆，驟然面對那個高度繁華的陌生世界的瞬間，那強烈的莫名失落；也記得站在高高的商業大廈頂上，俯瞰高樓林立的柏林市區時的那份悵然與迷惘……無論在科隆，還是在威爾茲堡，我總是下意識地在尋找什麼……

當我重新漫步在莫斯科運河傍、腳踏著松軟的泥濘、瀏覽著一簇簇荒草與白樺、面對久違了的自然時，沒想到會禁不住輕輕地吐出一口氣：“哦，好久沒聞到泥土的芬芳了！”

我這才明白了：自己所尋找的，是那心中的自然。

重返故土後的那個時期，我老是在思忖：為什麼西方藝術家會普遍呈現出對物欲的淡化、對人生體驗的注重、以及對東方文化的神往的狀態？

也說不清為什麼那段時間，我會常常想起畢加索問張大千“為什麼要到西方來學習藝術？”的傳聞……

尋思良久，腦海里漸漸浮出四個清晰明了的大字——“天人合一”

……

我，終於坐下來，拿起了畫筆。而這一坐，就是六年。

在這樣一個六年，我確乎感受過“孑立畫框，超逸孤悵”、借助畫筆在心中那個世界馳騁的忘我境界；也同樣領教了面對現實，萬般無奈，而不得不扔下畫筆去打工掙錢的窘迫景態。

在這樣一個六年，更遇到了面對兩米寬空蕩蕩的畫布，隨畫筆的移動與色彩的增添而產生的一個又一個的具體問題與麻煩。——而對此，我唯一能夠對付和必須付出的，又只能是——時間。

就這樣，十幅畫就耗去了六年。

然而，我無悔——為了這真切的人生體驗，為了尋找——我心中的自然。